

THE GIRL OF MY DREAMS
DURJOY DATTA

记忆的 丢失的

[印] 德尔乔·达塔 著

钱志慧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丢失的记忆

〔印〕德尔乔·达塔 著

钱志慧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丢失的记忆 / (印) 德尔乔·达塔著; 钱志慧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6

书名原文: THE GIRL OF MY DREAMS

ISBN 978-7-201-14689-8

I . ①丢… II . ①德… ②钱… III . ①言情小说 - 印度 - 现代 IV . ① 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84776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THE GIRL OF MY DREAMS

Author: DURJOY DATTA

Copyright © Penguin Random House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8-385 号

丢失的记忆

DIUSHI DE JIY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陈 烨
策划编辑 冀海波 辜香蓓
特约编辑 李 羚
装帧设计 朱镜霖

制版印刷 河北鑫融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畏惧的并不是死亡本身，
而是死之前没有好好爱你。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一切仿佛都静止了。

上一刻，我还在凝视着她半掩在墨黑头发下露着笑容的苍白脸庞；下一刻，我便心急如焚地催她看路——笑容戛然而止，太迟了。一辆出租车迎面直冲我们而来。她向右猛打方向盘，猛踩刹车，汽车发出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随后一头撞在了隔离护栏上。

迎面的出租车也右转了，虽然司机打对了方向，但一切都太迟了。

有什么东西爆裂了，她的身体被甩到前面。她没系安全带，脸狠狠地砸在了方向盘上，被砸过的方向盘变得像是一张半成品的黏土面具。她的脸庞碎裂了，下巴扭曲，牙齿脱落，眼球暴突。血液飞溅开来。

我的手徒劳地在空气中缓慢地向她移动着，我感觉自己似乎

已经触到了她。我听见自己的肋骨在安全带的拦阻下像枯枝一样发出断裂声——当安全带把我往回拽的时候，我的胸腔充塞着深刻灵魂的痛。

挡风玻璃外的世界在不停地旋转，一次，两次。她依然在对
我笑着，她的脸从脖子那里扭曲成了一个恐怖的角度，嘴唇上的
伤口流着血。汽车翻过护栏，直直砸向路对面的一辆卡车。

死一般的寂静，时间仿佛静止了。玻璃、人体组织的碎片、
牙齿都静静地停留在半空。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朝她望去，那
张让我迷恋的脸庞如今成了一堆血肉、碎骨和断牙的混合物。我
想伸手去触她的脸，但似乎永远都触不到。一阵剧烈的嘎吱声之
后，金属、骨头和血肉相互挤压成一团。

我的身体前后甩动，两条腿扭曲纠缠，韧带噼啪作响，骨头
断成碎片。一块锯齿状的金属碎片从我的大腿对穿而过，玻璃
碎片深深扎进我的脸颊。橘红色的火苗点燃了一切，橡胶燃烧的
气味吞噬着我们，那火苗正炙烤着我的皮肤。我努力睁开被鲜血
模糊的双眼，看到她像破碎的洋娃娃一样在滚动的车厢里被摔来
摔去。

她大睁着眼睛看着我。我竭力寻找她活着的迹象，但我只能
看到她眼睛里反射出来的——我那血淋淋的样子。她的眼睛毫无
生机，脸上却露着笑容——冰冷、死寂的笑容。

一块金属像一把灼热的斧头一样刺穿我的肩胛骨，把我钉在座位上。汽车继续翻滚着，将她甩出了挡风玻璃。我朝她伸手，但她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汽车再一次砸向地面。我也被抛出安全带，猛地砸向车顶。失去意识之前，我还喊着她的名字，但声音微不可闻——莎瑞雅丝……

达曼被惊醒了，他又弄湿了床单。尿液和汗水浸满了他的全身，让整个房间充满异味。他浑身颤抖，肩膀和大腿因为疼痛而抽搐，手抚过右肩的伤口，原先露着肉的地方已经结出一道粉红的疤痕。闹钟突然响起，他颤抖着关掉了它。之后，他从旁边的抽屉里翻出药片干咽了下去。

距离车祸发生的那一夜已经十八个月了，可噩梦还未消失，药片的作用也很有限。他起来洗了个澡，换掉床单，趁母亲不注意把它扔进了洗衣机。然后，他习惯性地手机的搜索引擎上输入“莎瑞雅丝”，网页上出现了许多张面孔，但没一张像梦里的那个女孩。他关掉了网页——至少在今天的梦里，那个女孩是坐在驾驶座上的。她的死是因为交通意外，而不是因为他。

吃早餐的时候，母亲发觉了达曼的不适，问道：“又做梦了吗？”

达曼点点头，说：“她在开车。她死了，我没死。但我仍旧记不清她的脸。”

“哥哥，你准时吃药了吗？”达曼的妹妹普赫库问他。

“吃了，普赫库……”

“别叫我普赫库！叫我丽图，这才是我的名字。”

“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是普赫库。”

“那个女孩还活着。你知道，对不对？我不懂你为什么一直做这样的梦。”母亲声音凄苦地说。

“我知道。”

“梦实际上预示着相反的现实，你不该搭陌生女孩的便车。这是一个错误。”母亲说，语气里有些怒意，仿佛达曼昨天才刚搭过几乎让他死亡的便车。

“妈妈，忘了它吧。”普赫库说。

“我会的，但你不知道我们因为这女孩经历了些什么。”母亲抱怨说。

车祸发生后，达曼用了六个月时间才醒过来，然后又用了三个月时间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如果他的母亲能决定一切，那女孩早就像达曼梦里那样死掉了。可事实上，这女孩不仅毫发无伤，还就此消失无踪了，之后达曼都没见过她。

他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干什么工作，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上了她的车，也不知道他们在短短的车程中都说了些什么。他甚至没办法抹掉脑海中对女孩的脸的模糊记忆——苍白的皮肤、淡淡的笑容、死气沉沉的眼睛，这些是对她所有的记忆——其他的

一些细节则会在不同的噩梦间变来变去。

除了她的名字，他把一切都忘了。车祸后，他被诊断为解离性失忆症（虽然他喜欢称之为心因性失忆症，因为听起来更酷），它完全抹去了创伤事件的记忆，只留下了事件之前和之后的记忆——这是大脑的一种应对机制——他在潜意识里将与车祸有关的记忆埋葬了，果阿邦的旅途在他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只留下一个名字。

这看上去像一个残忍的笑话。他记得和朋友一起制订计划，记得登机 and 住进酒店，但其他的一切……接着他能记起来的就是被叫去接受治疗。

“这不是一个错误。”达曼说。

他看了看手表，已经迟到了。女朋友阿芙尼已经发过三次短信了，从早上起他就没有回过短信，她应该已经有些担心了。

尽管已经恋爱八个月了，但达曼没有告诉她关于梦中的莎瑞雅丝的事。

有什么意义呢？他总是想，我又不认识她，她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迅速吃完早饭后，他准备离开。出门前他看见公寓的信箱里有几封他的信。从信里翻出信用卡账单和电话账单的时候，他注意到，所有的信都被小心地拆阅过，除了一封印有印度侦探出版

商标志的信。他将其他的信件都塞回了信箱。看门人跟他抱怨说，现在的人像以前一样好打听，他拿他那讨厌又爱管闲事的邻居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上了出租车之后，他将那封信拆开——是一封欢迎他进入集书出版社主力作家阵容的信。他笑了笑，读了两遍之后，把它重新塞回了信封。

他还注意到，信封上有一个浅浅的口红印。

仿佛有人亲吻过它。

德里南延地区的一家咖啡馆里爆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达曼靠在椅子上，失望地摇摇头。店里人很少，大多数人都在懒洋洋地睡觉。达曼和阿芙尼静静地等着他们的卡布奇诺和拿铁。

“你不能理解我一下吗？”阿芙尼问。

“这没什么好争论的，我放弃了。我需要专心于写作。”达曼回答说。他点起一根烟，狠狠吸了一口。

“但是你——”

“不行。我写作的时候还必须盯着发电厂的规划图——这简直让我发疯。我再也不想干了。”

阿芙尼在同意今天见面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说辞，但它们却在达曼想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前溃不成军。有很多夜晚，她辗转难

眠，想的都是达曼打算放弃一份有前途的工作转而去追求写作的疯狂决定。现在，她明白——她彻底输了。她倾身握住达曼的手。

“如果这是你的梦想，我支持你。”她说，“不管开心还是癫狂，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达曼的脸上露出笑容，他抓住阿芙尼的手深情地说：“我知道你会支持我。”

他的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芒，还有他的“蠢梦”。“我这两天会签约。贾扬提·拉古纳特会是我未来的编辑，虽然她人不怎么样，但能力很强，是业内最好的编辑之一。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畅销书，背后都有她的影子。”

阿芙尼点点头。八个月前，在遇到并且愚蠢地爱上达曼之前，她对作家和写作一无所知。她成长在一个满是会计师、银行家和放债人的家族，钱和记账是她的生活重心。运动、艺术和其他创造性的追求对她来说太疯狂，无异于赌博，是软弱和妄想的代名词。一个作家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或者一个画家扬名立万的概率是多少？有了数据，你才能了解清楚。

她父母了解到的达曼，是一个毕业于德里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并供职于西门子电力和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设计师达曼，而不是一个梦想成为作家、等着签一本书的达曼。

是啊，即使说出来都感觉奇怪：“我男朋友是一个作家。是

的，这是他的全职工作。不对，这不是一个爱好。他就是个作家，靠写小说谋生。”唯一与作家相关的职业是给报纸写文章的记者，那可不是以“蠢梦”炮制畅销书的作家。

“你打算写什么？”阿芙尼问。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说：“莎瑞雅丝。”

阿芙尼皱起眉头。“为什么你总是念着这个名字？”她尖锐地问。

“我只是喜欢这个名字。”达曼回答道。

阿芙尼勉强地笑了笑。我恨这个名字。

“男主角的名字呢？你会用你自己的吗？”她问。

“贾扬提说我应该用自己的名字，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儿自恋。”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但这也无可避免。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和我签约的，不是吗？贾扬提说我应该社交媒体和博客上连载这部小说——有一定的读者基础，对书上市后的销量会有帮助。”

“如果你把你的名字和莎瑞雅丝放在一起，读者会认为她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阿芙尼争辩说。

“这有什么关系？会有虚构声明的。”达曼回答。

阿芙尼没见过贾扬提·拉古纳特，但她讨厌达曼如此信任她。出书、上畅销榜、签售、争夺奖金——还不够一个月的生活费——这些都是她灌输给达曼的想法。

几个星期前，达曼在见了贾扬提·拉古纳特之后兴奋地回来了。贾扬提今年32岁，是印度最大的英语出版商集书出版社的执行编辑。她和达曼约在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见面，然后用专业术语、市场行话和出版人的精明头脑“轰炸”得他几乎找不着北——这让达曼感觉自己伟大、重要、天资卓越、不可或缺。

贾扬提在网上找到达曼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三流小作家。他在脸书（Facebook）、电子书社区、博客以及一切能找到读者的地方发表了关于达曼和莎瑞雅丝的短篇小说。

阿芙尼在与达曼第一次长谈后就关注了达曼的社交媒体账号，并磕磕绊绊地读完了这些短篇小说。嫉妒就像一把生锈的匕首刺穿了阿芙尼的心脏，并且停在了那儿。这些小说读上去很真实。她觉得莎瑞雅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是达曼的前女友或者是初恋，还有更糟的——还可能是他的现任女友。

她连着好几天没和他说话，直到他澄清为止。

“她是虚构的，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我用自己的名字是因为它能让小说更生动。”他说。

“所以，没有莎瑞雅丝这个人？”

“当然没有，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她。”达曼向她保证，“我只是喜欢这个名字而已。”

“你确定吗？我的朋友们都说作家很会说谎，他们靠编故事谋

生。”她笑着说。

达曼对此一笑了之。

但随着频繁的见面，她希望达曼用她的名字创作小说，而不是莎瑞雅丝，但他没有。他想象中的情人莎瑞雅丝依然出没于他的小说里，但她什么也没说。她能说什么呢？莎瑞雅丝是虚构的，是编造的，而她却是真实存在的——达曼握着的是她的手，抱着的是她的身体，爱着的是她本人。

这个人是我，不是莎瑞雅丝。她这样说服自己。

网上的读者中，一些人知道莎瑞雅丝是虚构的，一些人却认为这是略加虚构的真实事件，更像是自传。当其中的一篇小说在网上的点击量超过1000时，阿芙尼和达曼还买了蛋糕庆祝了一番。

那天，阿芙尼很难受，达曼注意到了。几天后，他写了一篇女主角叫阿芙尼的小说。她喜不自禁，但这幸福很快就灰飞烟灭了——读者的评论很难听——没人想看阿芙尼这个新角色，他们想要莎瑞雅丝，他们抵制阿芙尼。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莎瑞雅丝而不是我？她根本不存在！我才是真实存在的人！阿芙尼怨恨地想。

虽然达曼删除了这类评论，但每当她躺在床上时就会想“我们要莎瑞雅丝”那些话语，然后哭着入睡。最后，阿芙尼学会了和“莎瑞雅丝”这个名字共存。

“你觉得怎么样？”

阿芙尼回过神，她根本没在听。

“嗯，太棒了，我很高兴。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父母？”

达曼皱了皱眉，说：“除非我能搞定，否则我不打算告诉他们。你知道我爸爸怎么想的吗？他想让我在今后的三十年里做着
我讨厌的工作。”

“你定书名了吗？”

达曼开心地笑起来，他扔掉香烟靠向她。

“《梦中女孩》，”他说，“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书。”

“不止一本吗？”

“贾扬提觉得，把我创作出来的角色系列化很有好处。她想做些改动，但我想我不会同意。况且，莎瑞雅丝这个角色很完美。”

不，她不完美！阿芙尼激动地想，她是你的梦中情人，那就是她。但她什么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达曼抱歉地起身去洗手间。她的眼睛没有离开他。就在他走进洗手间时，阿芙尼注意到，咖啡店尽头的一个女孩正盯着男洗手间关着的门。几秒钟过去了，那女孩仍然眼也不眨地盯着门。阿芙尼心里涌起一阵怪异的感觉。那女孩看着门，喃喃低语，好像在对着它说话。

“达曼。”阿芙尼听见那女孩嘴里吐出这个名字——起先阿芙

尼并不确定。

“达曼。”那女孩又低声说。她的浓密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垂到腰间，挡住了大部分的脸庞。猛然间，那女孩抬头看向阿芙尼。她的脸苍白得好似尸体，又厚又黑的头发融进了黑暗当中。

她对上阿芙尼的视线。她的眼睛黑得可怕。她很美，但有一种令人恐怖的感觉，一种冷酷、残忍、迷惑人心的感觉。那女孩朝阿芙尼笑了笑。阿芙尼的心狂跳着，手臂上布满了鸡皮疙瘩，她急忙移开了视线。

为了避免再次与她对视，阿芙尼假装低头发短信。但她仍能感到那陌生女孩在用漆黑的眼睛看着她。她执着的目光让阿芙尼感到衣服里好像有蜘蛛在爬。“达曼怎么还不回来？”时间过得很慢。她仍能听见那女孩的低语，但只能分辨出一个词，一个很不友善的词——“下贱”。

“嘿？”

“啊？”

“你在想什么？”

阿芙尼发现自己正在出汗。达曼坐下来，挡住了那女孩的视线。她放松下来。

“我在想我们今晚应该出去庆祝一下。”阿芙尼说。

达曼竖起大拇指：“没问题，我会打电话给你。你要迟到了吧？”